

母爱为炬,照亮我的从医之路

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,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,他们始终坚持学习,后相继进入省城医院。多年以后,当我也成为一名医生,回望自己的成长之路,最难忘的是父母亲,尤其是母亲留给我的影响。

我的童年是在湖南慈利县度过的。那时候住在慈利县中医院宿舍,推开木框玻璃窗便能看见澧水河。夏天时,一家人会到河里游泳,我总喜欢望着河对岸发呆,觉得那里遥远而神秘。母亲有一个美丽的名字:卓彩霞。她告诉我:等长大以后,就能去更远的地方看看。

在慈利县中医院的日子,父亲去外地攻读硕士,母亲每次都带着我去火车站送他,后来他毕业了,分配到了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(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),我们全家搬到了长沙,

母亲也在同家医院从事护理工作。随着年龄渐长,我逐渐明白母亲工作的不易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总是早出晚归,把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患者,后来担任手术室护士长,更是责任重大。1996年,母亲获得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,全家人都为她感到骄傲。多年以后,当我走上医学道路时,才真正理解这份荣誉背后意味着怎样的责任与付出。

母亲对我的影响,不仅体现在事业上,更体现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。她一直教育我要有目标,要自立自强,要勇敢面对困难。我16岁高一那年,父亲获得博士学位,母亲特意让我也穿上父亲那件红黑相间的博士服,在楼顶留下了一张合影,我知道她同样对我寄予厚望,希望我有一天也能真正穿上这套红黑相间的博士服,可是,她当时已经身患肝癌两年了。

后来,我终于如她所期待的那

样,穿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博士服,成为了一名医学博士,也成为了一名肝病科医生。多年来,我一直从事肝脏恶性肿瘤、病毒性肝炎、肝硬化等疾病的诊疗与研究。无论取得什么成绩,我始终记得,夺走母亲生命的疾病,名叫肝癌。

也正因为这段经历,我比很多人更能理解患者和家属面对疾病时的无助与痛苦。我始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更多患者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,让更多家庭少一些遗憾。

这些年的临床工作中,我越来越明白,医学不仅是治疗疾病,更能温暖人心。前些年,我接诊过一位74岁的老人。第一次问诊时,他情绪激动,坚持不肯住院。后来我了解到,老伴离世、子女不在身边让他长期处于孤独之中。住院期间,只要有时间,我都会陪他聊天,帮助他调整情绪。经过治疗和心理疏

导,老人病情明显改善。直到今天,他和家人依然与我保持联系。

每当这样的时刻,我都会想起母亲。因为我知道,自己对患者的理解与耐心,正是在母亲身上学到的。她让我懂得,医生面对的不只是疾病,更是一个个需要帮助的人。

如今,作为一名肝病科医生,我在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不断探索前行,获得了湖南省芙蓉青年人才、卫健委“十四五”中医药骨干人才、医院青年名医、医院青苗人才等称号,也获得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,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,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深造,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。但无论走得有多远,我始终记得母亲给予我的力量。她教会我敬畏生命,也教会我用善意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

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科 副主任医师 博士 王若宇

夏至听雨

夏至的天闷得像被倒扣的铁锅罩着,蝉声沉寂,热风匿迹。空气黏腻地裹住周身,汗水顺着脊背滑落,连路边的狗都没了吐舌纳凉的力气。

忽然天边滚来闷雷,一道白亮闪电撕裂天幕,骤雨倾盆而至。这夏雨粗犷迅猛从无半分柔婉,像憋足气力的壮汉。雨点砸在瓦面噼啪作响,落进泥土翻起独有的土腥,是干土遇水、作物拔节的鲜活气息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有言“六月必有三时雨”,古人早已摸清夏至雷雨的性子,来去全无预兆,铺天盖地说来就来。漫天雨幕如巨网笼住天地,远山朦胧,近树狂摇,世间只剩哗啦啦的雨声。雨水砸乱池塘荷叶,水珠却在叶面滚作透亮珍珠,粉荷愈发洁净温婉。雨落宽大巴蕉叶,声声错落,如巨琴奏鸣。这场夏雨满是蓬勃生机,心头

烦忧都被雨声冲刷干净。

院中积起水洼,雨歇后,水面映着浅灰云天,蜻蜓低掠。赤脚踏入积水,清凉从脚底直冲头顶,满身燥热疲惫一扫而空。

夏雨行事利落如侠客,来时雷霆万钧,去时云淡风轻。方才大雨滂沱,转瞬云隙漏下天光,檐角滴水折射细碎微光。

不必急着出门,趁此时静坐煮茶。沸水腾起白雾,掰一小块老茶入壶,茶香糅合雨后草木清香漫满屋子。静观院中积水缓缓消退,青石板水润透亮,野草鲜绿夺目,蜗牛悠悠探出壳。

人生亦是如此,终日奔波,为前路风雨焦虑彷徨。可夏雨随性而至、尽兴而收,从不顾及人间行程。风雨来时静心避守,雨停便从容前行。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外界风雨,而是内



心郁结的阴霾。

夏至雷雨是一场洗礼,涤净喧嚣,抚平浮躁。风雨再猛烈,终究只是片刻。静坐听雨品茶,不是消遣,而是修行。细听雨滴落下,微风轻响,方知世间安宁,内心自有辽阔天地。

程先利(山东禹城)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艾草无花亦芬芳

清晨走进菜市场,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,清新馥郁。循香望去,见摊位上摆放着一堆艾草,绿茵茵的艾叶上露水晶莹。哦,是艾草香,端午的味道!

艾草茎干挺直,叶片翠绿,无花无果,却香而不俗,清幽绵长。吾乡吴风楚俗,端午节家家在门楣插艾草,祛毒避邪,祈求安康。那清幽幽的艾香,穿堂入室,神清气爽。我居于闹市,逢年过节把妻儿送回乡下老家。端午节,父母提前割好艾草,让我们返城时捎上几株。他们年年如此。自己已是跨五奔六的人,还有老父母惦记着,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

儿时在农村,入夏蚊虫滋生。人们夜间屋外乘凉,蚊虫趁势叮咬。这时艾草便派上用场——将干艾把点燃,先在屋内熏一遍,再移至屋外。整个夏夜弥漫着艾香,熏香了我们童年的梦。山坡、荒地、沟渠边,甚至其他野草不愿光顾的贫瘠之地,都能见到艾草的身影,一株株、一丛丛,婆娑摇曳。艾草茎干和叶背长着绒毛,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
艾草矮者齐腰,高可及肩。吾乡夏季狂风暴雨多,树木折断、庄稼倒伏,唯独艾草依然挺立,自成一派风骨。割倒一片艾草,母亲汗湿衣衫,累得腰酸背痛。

艾草是散寒止痛、祛湿止痒的良药。母亲常说:“家有三年艾,郎中不用来。”儿时磕碰或蚊虫叮咬,母亲常用艾草为我消痛解厄。

吾乡婴儿出生第三日,有用艾水洗浴的习俗,名曰“洗三朝”。艾,爱也。《诗经》云:“彼采艾兮,一日不见,如三岁兮!”“洗三朝”那天,家中长辈还要用艾草擦拭孩子的牙关,寓意孩子已经尝过世间苦,从此人生皆坦途。

艾草香,味道却苦辛,恰如人的一身,芬芳多自磨难出。

段佩明(安徽宿松)

(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)

退休后的“驴友人生”

退休后的日子,一开始并不好过。早上不用赶公交,却也没了起床的理由。我常站在阳台发呆,看楼下菜市场从热闹到安静,日头升起又落下。老伴嫌我在家碍事,总撵我出去下棋。可棋盘上的输赢再热闹,一散场,心里还是空的。我像一艘搁浅多年的老船,被潮水推回海里,却找不到方向。

转机出现在一个傍晚。滨江路上,几个老头围着地图讨论路线。领头的老郑是退休地理老师,头发花白,声音却洪亮。他看了我一眼,笑着问:“老弟,一起走走?”就这一句,我像被人领进了一扇门。

第一次出行,是去郊外看一座宋代石桥。凌晨四点集合,空气带着花草香。老陈背着装满馒头咸菜的旧布包,老吴递给我一根他削的竹杖,光滑结实。山路湿滑,我几次差点摔倒,却不觉得累。老郑在前面带路,边走边讲草木,老陈一路说笑,老吴默默拍照。走到半山,我坐下往下看,城市缩成一片灰影,心里那口闷气忽然散了。

石桥比想象中破败,石狮残缺,反而更有味道。溪水在桥下流淌,老郑轻声念着桥上的刻字。我忽然想起年轻时“走遍天下”的念头,只是被生活按了下去。原来,它一直没消失。

从那以后,我们几乎每周都出发。老郑规划路线,老陈负责吃喝,老吴拍照,我开始记录见闻。我们走野山、访旧村,也曾在暴雨中挤在山洞里啃湿饼干。有一次迷路了,月光铺满竹林,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像追月亮的孩子。

如今书房墙上贴满照片。老伴嘴上嫌弃,却常盯着看,还问:“下次带我去吗?”我才明白,退休不是终点,只是换种活法。没有压力,有的只是山水与陪伴。

窗外天又亮了。我摸了摸床头的竹杖——今天,我们去看一个藏在山里的湖。听说,那里的水,绿得像一块玉。

魏益君(山东)